

西部 奇案录

朱光华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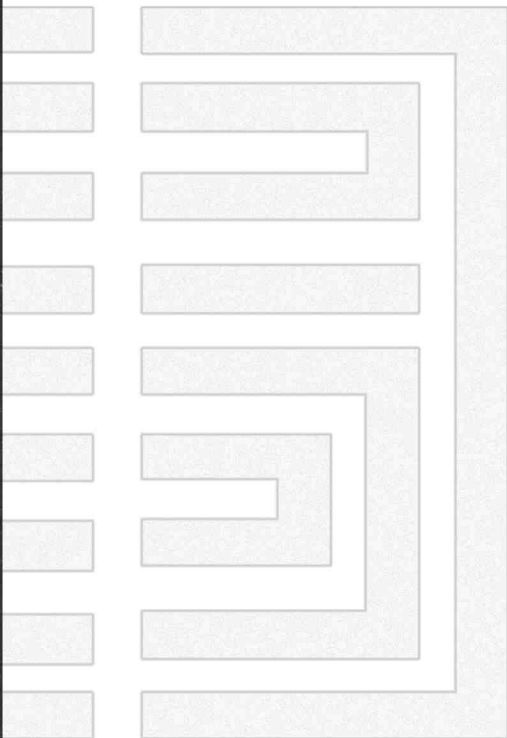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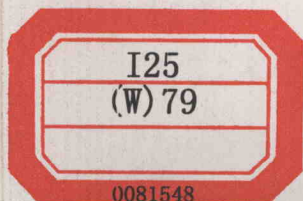
朱光华，男，汉族。1936年8月生于四川省璧山县，1956年12月于四川南充蚕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工作。现任喀什地区文联副主席。

为新疆文联委员、中国作协新疆分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新疆分会会员。

从195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地区、自治区及全国的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话剧、报告文学、电影剧本，共100多万字。其代表作有：电影文学剧本《边乡情》，（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1984年在全国公映；根据作者的中篇小说改编的8集电视连续剧《被劫持的逃犯》，（作者是编剧之一）由新疆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录制，1990年9月在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题材电视“骏马奖”评奖中获连续剧三等奖；1989年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重刑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了报告文学集《天地之间》。



I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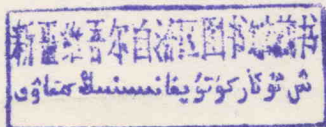
西部奇案录

● 朱光华 著

● 喀什地区公安处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0081548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1 · 成都

743793

哪有没虫的花园，
哪有没刺的玫瑰。

戈壁滩的狐狸再狡猾，
也逃不掉骑手的猎枪。

雄鹰不畏风暴，
英雄不惧危难。

树木从泥土中吸取营养，
英雄从人民中获得力量。

对祖国的爱情最为崇高，
为人民献身的人最荣耀。

——摘自维吾尔谚语

目 录

前言	1
闪电行动	1
老驴识途	12
巧抓盗宝贼	25
画家失踪案	38
冰层下的无名尸	55
智破积案	65
跟踪幽灵擒怪盗	81
奇擒蒙面鬼	95
老干警和小警探	112
案中疑案	132
一位老法医的故事	147
在特殊罪犯面前	174
边城便衣侦探	188
车祸发生以后	229
哑谜	238
秘闯黄金路	251
后记	310

前

言

翻开祖国地图，细看新疆西部，那里有一个神秘的地方，这就是中国最西部的城市喀什，中国最西部的区域喀什地区。

喀什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2100年前，这里是我国西域疏勒国的都城。由于地处丝绸之路中国段南、北、中诸道在西端的总汇之点，这里便成了中西交通的咽喉和中亚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堪称我国西疆最早的国际市场。几年前，随着我区红其拉甫口岸对第三国开放，至今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宾客到喀什旅游观光。

喀什地区，总面积16.2万平方公里，与苏联、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四个邻国接壤。这里有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有举世闻名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和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也有美丽的草原，丰饶的绿洲和绵亘的原始森林。全地区280万人口，以维吾尔族为主体，还有汉族和10多个少数民族。这里还被人们誉为“瓜果之乡”和“歌舞之乡”。

复杂的历史沿革，特殊的地理环境，给喀什更增添了

神秘色彩。在各业兴旺，瓜果飘香，宾朋满座，歌舞升平的安宁气氛中，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案件，潜藏着鬼鬼祟祟的阴谋。他们坑蒙拐骗，偷抢奸杀；他们招降纳叛，妄图变天。这些触目惊心的一件件奇案，狡猾狠毒的一个个罪人，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阻碍着各族群众前进的步伐。每当这个时候，人们自然地想到了公安干警。

各族公安干警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艰难困苦地送走了一天又一天，机智勇敢地侦破了一案又一案。他们，没有节日和假期，不分白天与黑夜，紧张而又繁忙地工作着、生活着、战斗着；他们，爬越皑皑雪山，出入茫茫林海，穿行浩瀚大漠，踏遍无垠戈壁，巡察大街小巷，走访牧区农家，可以说到处都留下了他们追踪的足迹，苦涩的汗珠；他们，时时刻刻警惕着各种事件的发生，注视着复杂的社会动态，制止着灿烂阳光下的罪恶，保卫着四化建设的成果。哪里有公安干警，哪里就会得到安宁；哪里有犯罪活动，哪里就有公安干警撒下的天罗地网。他们就这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度过了一个个寒冬酷暑，经受了一场场风霜雨雪，献出了青春年华，付出了满腔热血！

公安干警们默默无闻地同邪恶势力作斗争，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可是他们的感人事迹却很少得到宣传，甚至鲜为人知。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实在太平凡了，因为既没有战场上那种枪林弹雨的严酷考验，也没有科学家的发明创造。然而，透过他们呕心沥血地侦破一件件大案、疑案、奇案和积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

的公安干警们的光辉业绩和高大形象。所以，他们既是平凡的人，同时又是伟大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各族人民爱戴和尊敬的人，是伟大祖国永远不会忘记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广泛宣扬的人，尽情歌颂的人！

在这本报告文学集子里，就是书写了这样一批平凡而又伟大的人。这些公安干警，无论是果断刚毅的“指挥员”，还是英勇善战的“战斗员”，也无论是老谋深算的“侦察兵”，还是见义勇为的“老百姓”，他们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勤奋地工作，顽强地战斗。他们的事迹，确确实实是光彩照人的，生动感人的。当然，他们仅仅是千万个公安干警中的代表，或者说仅仅是公安干警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也可以说是森林中的几片小叶，大海中的几朵浪花。

维吾尔谚语说得好：世上没有无虫的花园。那么，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主义祖国这座“大花园”里，也会不断出现各式各样的“害人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广大公安干警，也就是这座“大花园”里的好园丁。

只有真正了解了公安干警，才会热爱公安干警。我们相信读者读完了这本报告文学集，一定会加深对公安干警的理解，也会对他们产生真挚的敬意！

新疆喀什地区公安处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闪电行动

一场春雨，洗涤了空中的尘埃，叶城县的春光更明媚；一阵春风，吹绿了大地的树木，叶城县的绿洲更美丽。

一年之计在于春。昆仑山下的叶城各族人民，各条战线，都在为春耕春种紧张地工作，辛勤地劳动。

然而，就在这平平静静、暖暖和和的日子里，这里却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县、全地区的抢劫杀人案……

幽灵 枪声 拚搏 命案

1988年4月5日，星期二，恰瓦克镇的赶集日。

恰瓦克镇，位于叶城县城北面12公里。这个乡镇，地处交通要道，一条贯穿南疆的柏油公路通过该镇闹市东侧；它的北边与泽普县接壤，西东两条乡村大路可以通往好几个乡。这个镇四通八达，赶集日也就特别热闹。

清晨，当红日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少农民、商人、职工，就开始涌进乡镇，形成了一道道人

流、车流。

中午时分，街上万头攒动，摊店生意兴隆。在人群之中，缓缓走着一位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衣的青年。他既不买商品，也不卖东西，又不洽谈生意。他的两只眼睛瞪得很圆，不停地东张西望，真像是人群中隐藏的幽灵。

“幽灵”出现在中国农业银行恰瓦克镇营业所。柜台外，站满了存款、取款的群众；柜台内，21岁的吐尔洪正在热情地接待一个个顾客。

人多。“幽灵”又悄悄地消失了。

下午，“幽灵”又连续3次出现在这个营业室里，又连续隐退了。

晚上10时许，喧闹一天的乡镇安静下来了，沿街的面面陆续关闭了。此时，农行营业所会计吐尔洪正坐在柜台内的长方桌旁，利用值夜班的时间结账，右手熟练地拨拉着算盘珠儿，发出清脆的噼哩啪啦的声音。这声音犹如一首颂歌，一段赞语，表彰他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的贡献。

“怦！”突然，营业室后门被踢开了。

吐尔洪一惊，扭头向左，只见一位蒙面人站在他的左侧，右手举起黑洞洞的手枪对着他的头部，用维吾尔语凶神恶煞地吼道：“把钱拿出来！”

“你想干啥？”由于蒙面人的嘴巴被头巾蒙住，发音不清楚，再加上屋角有两个女童在看维语巴基斯坦电视连续剧《继承人》，听不清对方说的话，立即警惕地反问一句。

歹徒渐渐逼近，声嘶力竭地吼道：“快把钱拿出来！”

钱？套间里确实有许多许多的钱，因为那里是国家的

金库。他作为一名国家干部，此刻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行动就是保卫国家财产。当然，面对着持枪的凶恶歹徒，他知道如果反抗将意味着什么。但是，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迅速抓起桌上的算盘，要与歹徒展开一场拚死的搏斗。

“叭！”在吐尔洪抓起算盘的瞬间，一颗子弹擦肩而过，射在前门的门框上。

“唰……”紧接着，吐尔洪举起算盘向歹徒砸去。

“叭！”第二颗子弹击中他的右肋骨，穿过右臂，射在墙上。顿时，殷红的鲜血浸透了他的深灰色西装和月白色衬衣。吐尔洪不顾剧烈疼痛，一边拼命搏斗，一边大声疾呼：“抓坏人啊……”

紧接着，丧心病狂的歹徒又向吐尔洪开了第三枪，子弹从他的下颌穿到后脑勺，吐尔洪倒在血泊之中，停止了呼吸。

“哎咖——”被吓呆的两个女童冲出后门，跑进大院呼叫。

闻讯赶来的营业所干部托乎提，立即抱住两个惊魂未定的女儿，惊恐地问道：“孩子，发生了什么事？”

“吐，吐尔洪阿哥，他……”

托乎提疯了般地冲进营业室，一见躺在床上的尸体和喷洒的鲜血，马上追踪而去，跑出院门……

追踪 堵截 搏斗 落网

月光辉映着大地，夜幕笼罩着县城。

城镇，各族人民的夜生活开始了。电影院，里里外外都很热闹；舞厅里，传出迪斯科乐曲；居民家，几乎家家户户在看电视。

此时，似乎最冷清的地方要算公安局。忙碌一天的干警们陆续回家了。他们的家，散布在城镇的东南西北。大院子里，洒满了朦胧的月光，影影绰绰可以看到花墙、高楼的轮廓。楼房和平房的办公室，窗户多是黑洞洞的。只有门卫、总机、值班室亮着长明灯。

在一楼值班室里，轮到刑警队值班，副队长丁新强、痕检员帕米尔面对面地坐在桌旁。这两位30来岁的青年干警，好像有说不完的知心话，笑声伴着话语，话语带着笑声。

“嘀铃铃……”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丁新强顺手抓起电话——恰瓦克镇发生抢劫杀人案！这时是晚上10点20分。

“案情就是命令！”顿时，值班室忙碌起来，内线电话和外线电话传出抢劫杀人案的特急警报。

“嘀……”一辆辆自行车涌进大院。

“啪……”一间间办公室电灯雪亮。

几分钟之后，政委贾合福和局长郭其山已坐在办公室里。这两位公安局领导，脑海里都镌刻着一句破案哲言：“兵贵神速！”

两、三分钟的紧急会议，作出几项紧急决定：贾政委坐阵指挥，代号“01”；郭局长任前线指挥，代号“02”；丁新强负责技术侦察，代号“03”。

解放牌汽车全速飞驰，仅仅8分钟就到达了恰瓦克镇。也就是说，从接到报案，到公安干警到达现场，一共只用了20分钟时间。

现场外面的大街上，站着黑压压的数百名围观群众。解放牌汽车在人群边沿嘎然停住，武警和干警迅速跳车，按照途中商量的分工，下车后就各就各位，有的劝走群众，有的保护现场，有的设立路卡，有的调查访问，有的勘查现场。

勘查灯照射着现场，丁新强和技术干警迅速勘查现场。拍照、检查、测量、记录，尸体、鲜血、弹孔、弹壳、脚印……这一切都表明受害者被五四式手枪击毙。

“警犬上！”

驯犬员领着“戈尔森”进入现场闻嗅源，然后在大院里溜了一圈。“戈尔森”趴在驯犬员身边，表示“无情况”，等待新的命令。驯犬员又领着它绕院一周，“戈尔森”边走边叫，出了院门，进入大街，向西北方向的泽普县扑去。

“第三小组出发！”

三人小组沿着这个方向追去。

局里，贾政委和吴昌燧秘书已向县委、县政府、公安厅、公安处、皮山县公安局和泽普县公安局通报案情。

泽普县公安局长王向东立刻带领侦察员张建元、陈强出发，前来增援，北京吉普驶向泽普——叶城交界处的东岸大渠桥头设路卡。

前线，武警支队队长哈得尔和刑警队副队长丁新强紧

密配合，各个行动小组正在紧张地工作。

局里，刑警队队长库都斯带领第三批20名干警乘车奔赴恰瓦克。这辆大汽车离开大院以后，县委的“巡洋舰”、政府的“212”、农行的“小面包”、老干局的北京吉普也陆续开进公安局等待任务。

前线，县委书记贾安昌、县长买买提艾海来提、政法委书记李明家已赶到现场。

此时，丁新强吊在胸前的对讲机收到讯号：“03，03，我是02，我是02……”

丁新强：“我是03，我是03，请讲话……”

郭其山：“我是02，已去过现场，我们已在三岔路口附近的东岸大桥桥头设卡，我马上赶回现场。你立刻把提取的弹壳送交指挥部，火速转送公安处鉴定，弄清是哪支手枪发射的……”

丁新强：“03明白，03明白……”

局里，守在两架电话机一部对讲机旁的贾政委和吴秘书，既要调动警力，调整部署，听取汇报，向上请示，又要和上下左右联系，不断向外打电话，也不断接到外面的电话。

“喂，我是喀什地委……对，我是铁里瓦尔德托乎提……”

“啊，铁书记，你好……”

地委副书记铁里瓦尔德托乎提询问案情进展，作了侦破指示之后说：“公安处副处级侦察员钟木兴同志正在泽普石油基地办案，我们已通知他立即起程赶到现场。这个

案子，由他统一指挥……”

地委领导的重视，公安处的有力支援，鼓舞着全体干警和武警。

前线，郭局长和县领导一起研究作战方案之后，在现场外的大院里召开全体60多名干警和武警开会，然后兵分8路，进行围追堵截。从接到报案到现在的全面出击，大约只用了半小时时间，其中还包括从县城到恰瓦克镇的“调兵”时间。

局里，指挥部和上下左右频频联系，两台电话机交替着响起铃声。

大院里的大汽车、小汽车、摩托车，不停地进进出出，院里不时亮起一道道探照灯式的强度灯光，同时响起一阵阵闷雷般的马达轰鸣。

前线，公安处派来的全权代表钟木兴已来到现场，和县局的领导、干警们一起参加战斗。

东岸大桥路卡，是第一道关键性的关卡。这儿是来去泽普、叶城、石油基地三条柏油公路的咽喉。因此，郭其山局长从县局出发，路过恰瓦克时看了现场之后，立即驱车10来公里在这里设卡。他从卡子返回现场不久，泽普县公安局的干警也赶到了这里。

此时已到零点，月牙时隐时现，繁星渐渐稀疏，夜幕更加昏暗。这样的时辰，这样的黑夜，大地上的一切就更加朦胧，只有熟悉地形的人才知道那座模糊的建筑物就是东岸大桥。桥头设有路卡，但是根本没有任何标志，代表

“路卡”的只有5位“哨兵”。然而，他们都隐藏在公路两侧的路基旁和树丛中，人们看到的只是一座畅通无阻的水泥大桥。

这时，几个围追小组已深入到附近的农村，抓紧进行宣传，不断扩大范围，又不断缩小包围圈。根据勘查和举报，犯罪分子是一人作案；从足迹判断，此人1.65—1.70米之间，个头不胖不瘦，穿一身黄绿色衣裤。几个小组都根据这个特征捉拿、追赶歹徒。

“吐吐吐……”从叶城方向驶来一台带拖斗的胶轮拖拉机，直向大桥驶去。

“注意！”杨俊道命令赵东升等人警戒，然后右手持枪，左手举着用红布包着的手电筒，在空中绕了几圈，示意停车检查。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差事。因为都知道歹徒手中有枪，而且是个亡命之徒。假若抢劫杀人的犯罪分子真的藏在拖拉机上，他要夺路逃跑时，首先挨枪的就是打信号的人。

“嘎——”拖拉机在距离桥头20多米的路边停下了。

杨俊道跨着大步走上前去：“请大家下车检查！”

赵东升继续在路边埋伏，其余4人站在车头逐个检查10多位搭乘人员。

结果，没有发现犯罪分子。根据现场勘查，犯罪分子极大可能从这里逃跑，为什么杳无踪影呢？

“走，再到拖斗上看看去！”

“咚”的一声，拖斗后面闪出一个人影，迅速向路侧移动。

“站住！”赵东升喊道：“干什么的？”

“我，我到前面看一看！”黑影用结结巴巴的汉语回答。

“这么晚了，有什么好看的？”赵东升边说边跟上去。

“黑影”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赵东升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抓住那人的左手，那人拼命挣脱，企图抽出右手伸进怀里。机灵的赵东升突然张开两臂，紧紧地拦腰抱住对方，右手突然触到了对手腰间硬梆梆的东西，高声喊道：“有手枪！”

杨俊道和张建元同时从不同的地方跑来。张建元一把抓住那人的右手，杨俊道迅速伸手从对手腰间掏出一只手枪。紧接着，多尔昆跑来抓住那人的右手。

持枪的“黑影”很快被制服了。他们又从他的腰间取出蒙面用的土黄色头巾，严严实实地捆住反背的两手。

杨俊道用手电照了照“黑影”，这人1.65米左右，不胖不瘦，大约十八九岁，穿一套军绿色衣服，戴一顶军绿色帽子。

此时，是12点15分。也就是说，从接到报案到抓住犯罪分子，一共只用了1小时零55分钟。

“这支枪是我们公安局的！”泽普县公安局的干警张建元，在桥头路卡上一看从犯罪分子身上缴获的“五四”式手枪，顿时惊呼。

经地区公安处进行技术鉴定，恰瓦克营业所现场提取的弹壳，是“28089965”号“五四”式手枪所发射。在桥